



跟隨父親學習 布農語的傳承之路

父から教わったブヌン語の伝承の道
Learning Bunun from Dad Leads the Way
to Passing Down the Language

文・圖——Savi Istasipal張小芳（卓楓國小民族教育資源教室支援教師）

古老的布農族語言只有口傳而沒有文字。若仔細探究布農族有無文字，「布農畫曆」可以是早期布農族記錄生活與農事祭儀的文字符號。口傳語言的文化，不只存在於布農族，台灣原住民的所有其他族群皆相同，甚至是使用南島語言系統的國家亦然。

布農族的文字傳說與早年書寫方案的流變

不過，在布農族的傳說故事裡，實有一則古老傳說是描述有關布農族文字是如何遺失的故事。故事內容概述：「有一次爆發大洪水，兄弟倆趕緊聯合搬運家中可攜帶的重要物品，往高處逃災避難。弟弟負責搬運衣布與器具；體健的哥哥則負責揹負刻有文字的石板。可是，連日的大雨水，洪水快速暴漲。趕在前頭的弟弟，不時回頭望著漸漸淹沒在洪水裡的哥哥。不久，只見空手的哥哥游向陸地且追上弟弟一起逃到了最高山……」那古老的布農族到底有文字否？實亦難以考究。

在我的記憶裡，布農族使用的文字最早出現在聖經譯本裡。而在父親的口述中得知，因地緣的關係，最早田野研究布農族語言的，就是日治時期的日本人。當時所記錄的書寫符號是使用國際音標，或與日文片假名並形音譯。譬如：th是現在使用的z，sh就是現在使用的s。只是，當時的日本人並未推行此書寫方式，他們僅用在研究布農族語言的文字紀錄與典藏。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國民政府接手殖民後，即執行實



與父親錄製族語的音檔。

西方宗教對布農族最大的影響，是對布農族語言的記錄與典藏不遺餘力。1956年，我的父親17歲，就跟隨胡文池牧師翻譯布農語聖經。當時在處理文字的書寫符號是借用羅馬拼音，使用的群語是以郡群布農語為主，少部分是使用巒群布農語。



幼稚園中的課綱教材實驗教學。

施「國語政策」。強制使用漢字、說漢語、換稱漢名，以及書寫國民政府自編自創的注音符號。族人就出現了在每一行的經文下，用注音符號解釋音譯的現象，譬如：m的注音符號是ㄇ，t的注音符號是ㄊ。父親認為，無論是使用國際音標書寫，或是使用注音符號書寫，皆無法完全達到布農語語音的音韻系統。

1948年，西方宗教開始進入布農族的信仰領域中。西方宗教對布農族最大的影響，是對布農族語言的記錄與典藏不遺餘力。酋卡爾（1998）在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——原住民族宣教史》指出，布農族的宣教史，是於1948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賦予胡文池牧師開始布農族宣教的任務；而當時是透過花蓮縣卓溪鄉古風村村長劉傳，幫忙尋找且培育可擔任傳道的工作者。1956年，我的父親17

歲，就跟隨胡文池牧師翻譯布農語聖經。當時在處理文字的書寫符號是借用羅馬拼音，使用的群語是以郡群布農語為主，少部分是使用巒群布農語。使用的拼音書寫符號有a、i、u三個元音，以及b、d、h、k、l、m、n、g、p、s、t、v、x、d，共14個輔音。結果發現，在諸多文獻中所謂的南部方言——malasBubukun郡群布農語，以及北部方言——malasTakibakha卡群布農語與malasTakitudu卓群布農語，他們慣用的c音，並沒有列在輔音內，那他們是怎麼解決這樣的發音特色呢？

郡群布農語發c音韻，是依附在i元音之前，有別於其他群語t輔音的音韻。例如：tina和cina；tisqa和cisha。而卡、卓群布農語是有部分發c音韻會用在其他群語的s輔音。例如：asu和acu；tusaus和tusauc。但是，當聖經文字



鑽研布農語語法結構的張玉發——也就是我的父親，他認為自己的語言只能自己救。趁著參與聖經翻譯工作多年之便，自己也研究借用幾個符號在布農語拼音書寫上。因為長年與父親的相處，我自然對父親所設計的布農語書寫系統得心應手且非常熟悉。



用的是tina時，Bubukun的族人仍然是發他們cina的音韻；文字是asu時，Takibakha和Takitudu的族人仍然是發他們acu的音；我們布農族的族人根本就無視文字的變化。因為，語言本就一直存在他們的生活裡，老一輩的族人普遍認為文字並非有其必要性。

傳承父親設計的書寫系統

但是，出生在1980年代以後的族人，因為政府的國語政策造就了布農語言的斷層期。鑽研布農語語法結構的張玉發——也就是我的父親，他認為自己的語言只能自己救。趁著參與聖經翻譯工作多年之便，除了原來聖經翻譯時使用的書寫符號，自己也研究借用幾個符號在布農語拼音書寫上。譬如：z字符號代替d字符號，以及設計「-」為分音符號、「，」為喉塞音符號。因為長年與父親的相處，我自然是不費吹灰之力、理所當然地，對父親所設計的布農語書寫系統得心應手且非常熟悉。

我是在1997年後，才開始意識到布農族語言拼音系統的重要性。因為那時有很多自創的布農語詞彙集，流傳於布農族的部落各處。但是，在資料的比對中，發現其內文之拼音系統符號的使用，有部分差異。詢問父親才知，原來已經有人開始發覺記錄典藏自身族語的急迫性，只是不得其法。後來，父親受原民會任命，擔任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布農語的召集人。因而我也開始與父親學習如何使用拼音書寫符號，期間我們還為了g、x輔音，是否有必要轉換成ng、q輔音，有很大的激盪與討論。

奠定文字書寫 仍有發音問題待解決

2001年舉辦族語證考試後，為達成各族語



與父親進行國小低年級族語教學。



父親參與布農族語共識研習。

言的拼音書寫系統之共識，即召開「制定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研討會」，父親也有出席。完成討論與決議後，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於2005年12月編印。我們布農語，目前最新發布的所有群語拼音書寫符號有a、i、u三個元音，b、c、d、h、k、l、m、n、ng、p、q、s、t、v、z共15個輔音，以及「-」分音符號、「，」喉塞音符號。從此以後，我們布農族終於有了正式的文字。

實際上，布農語還有存在未解決的元音：快ai元音與快au元音。大部分的族人，仍沿用雙元音ai以及au的書寫方式；也有部分居住在南投的族人，直接用國際音標e、o來書寫，音韻也是發國際音標的/e/、/o/。父親發現了這個現象，更覺得符號的應用勢必會影響後代說族語的音韻系統。若快ai元音與快au元音使用雙元音ai、au來書寫，整個詞彙的語調起伏會受到影響。譬如：vaivi，重音會是在倒數第二個i上。在編寫布農語教材時，負責巒群布農語主編的父親，就決定借用e符

號，發快ai元音的音韻；借用o符號，發快au元音的音韻。所以，目前只有巒群布農語的教材是有e元音以及o元音。

搶救族語 編撰巒群布農語詞典

我們的語言如沙漏裡的沙，正在快速的流失，這是目前台灣的原住民族普遍面臨的窘境。語言學家對此種現象，亦憂心地表示：「在未來30

年後，台灣原住民的語言可能會步入滅亡的命運。」而將台灣原住民語列入世界瀕危語言。現下我們所要面臨的最大考驗，且是必須面對的問題，那就是會說族語的耆老相繼凋零。當務之急，目前最急迫要做的就是將語言用文字記錄典藏化。我也試圖在台灣原住民語言書寫文字普遍化之後，訪談父親及對布農族語言結構學有研究、擅說布農語的族人，將巒群布農語編撰成語言辭典。期能如沙漏般地翻轉，翻轉語言流失的命運。◆



Savi Istasipal

張小芳

布農族，花蓮縣卓溪鄉古風村古楓部落人，1965年生。現就讀大漢技術學院在職專班三年級，於古楓部落的卓楓國小擔任民族教育資源教室的支援教師。曾多次代表台灣赴美國、南非、中國等地進行文化交流。受父親影響與帶領，參與政大原住民族語九階教材及四套教材的編輯工作。